

朱希江先生的菏泽情

张存金

清明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位聊城籍老人在菏泽的一家医院里溘然长逝，从容走完了88年的人生旅程。老人走得很平静，很安详，当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闭上再也不睁开的时候，那颗慈善的心也完成了最后一下跳动，纯洁的灵魂即伴随着知时而至的杏花雨，遽归道山，飘升天国。

这位老人就是曾经担任过菏泽地区文联主席、聊城地区文化局长的著名作家、美术家朱希江先生。

朱希江病重告危那会儿，心细的女儿曾委婉地问及父亲，身后安葬何处。自知大限将至的耄耋老人，当时没有回答。隔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对着陪伴在侧的一众亲友，郑重地说了两个字：菏泽。谁也无从知道，在这个春雨淅沥的夜晚，面临人生的终点，老人家到底思考了什么。或许，他想到了千年古县高唐，这里有祖辈聚居的老屋，有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园。或许，他想到了孔子故里曲阜，这里有求学求知的大学风光，有岁月如歌的蓝色梦想。或许，他想到了江北水城聊城，这里有职业生涯的最后驿站，有退休赋闲的夕照晚霞。料定，他想到更多的还应当是牡丹之都菏泽，这里有他放飞梦想的青春年华，有他拼搏奋斗的苦难辉煌，有他喜怒哀乐的人间烟火，有他难以割舍的心心念念。临终之际，他把漂泊无定的身躯和灵魂，连同最后的理想和牵挂，都托付给了菏泽这片高天厚土，绝非偶然。

生前在此安身立命，死后在此安魂定魄。朱希江先生对菏泽这份热土爱得虔诚，爱得执着，爱得深沉，爱得长久。朱希江心里明白，菏泽这片黄土地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他去爱，他的菏泽情，是终生终世的未了情，生未了，终亦未了。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文学事业。作为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才生，他1959年9月来菏泽工作时，才刚刚24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他扑下身子走向社会，沉入基层。先是在菏泽师专的教坛上小试身手，继而在单县师范的园地里初露锋芒，又在地区文教局教研室的平台上崭露头角，最后稳定在菏泽地区文化局文学创作室主任兼《牡丹》文学编辑部主编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6年。即使担任地区文联主席以后，仍然未曾脱离《牡丹》文学。恰恰是这16年，是他在菏泽文学田园里耕耘种月的最好季节，也是菏泽文学创作后来居上的最佳时期，更是他创造人生辉煌的高光时刻。

20世纪七十年代初，菏泽文学创作在全省还是洼地，平平如也，不见峰峦，甚至可以说几近荒芜。年及不惑的朱希江，虽然身材瘦削，却个头高大，性格坚强，是条敢啃硬骨头的汉子。他坚信，苍天不负有心人，鲁西南这块肥沃的土地，既然能够长出秀甲天下的牡丹花，也一定能够开出惊艳当世的“文学之花”。

于是，他走出机关，走出办公室，乘坐公交车下县城，骑着自行车跑公社，抬动两条腿走乡村、进学校，转田间地头，足迹遍及全区下辖的九个县和数百个基层单位。他通过听介绍，座谈、走访、采风等方式，像传教士传经布道一样，在社会青年和学生中，播洒文学的福音，激发文学的自觉。像农艺师选种育种一样，从基层选良择优，发现有潜质的文学人才，对好苗子精心呵护，

刻意栽培。牡丹花开时节，他还专门邀请汪曾祺、邓友梅、林雨、王安友、刘知侠等全国一流作家来菏泽讲课，通过文学大家与文学新人的面对面交流，让本土作者看到外部世界的精彩，练好文学创作的基本功。

有位年轻作者生活经历丰富，想创作长篇小说，但又缺乏信心，他立马给予鼓励指导。由于经验不足，作者第一部长篇完成后没能发表，情绪一落千丈。他找到作者促膝谈心，充分肯定优势，客观分析原因，鼓动作者提振士气，并建议先从短篇小说写起。在他的悉心关照下，这位作者重整旗鼓，踔厉奋发，结果一年连中三元，接连在地属、省属文学刊物发表短篇小说，其中一篇还获得了山东省首届文学奖。菏泽作者拿到省级大奖，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后来，这位作者没有辜负朱希江这位恩师的厚望，持之以恒，笔耕不辍，相继写出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散文，并出版了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和散文专著，成了名满齐鲁的一级作家，还荣任了县级领导职务。这位有志青年的成功之路，是菏泽那一代作家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身上，个个都有朱希江的影子。朱希江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日复一日地在鲁西南文学的荒原上开垦开拓，犁耙耕种。不知有多少年轻人，在他的引领下实现了文学梦。不知有多少被困难和失败击倒的文学青年，在他的扶持下重新站起来，砥砺前行，最终撞开成功的大门。有些看似柔弱的小苗，在他的精心浇灌培育下，长成了亭亭大树。

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菏泽的文学创作已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成长起一支阵容强大的作家队伍。几乎每个县都有一到二名在全地区甚至全省数得着的作家带头人，当时最集中的郓城县就有杨彩云、陈进轩、刘元高、王锡亮、潘永修、魏天作等重量级作家。那个时期，菏泽文学创作百废俱兴，异彩纷呈。各种文体皆备，诗歌、散文、散文诗、剧本、小说都比较兴旺，特别是一向薄弱的小说创作竟成一时之盛，长篇、短篇各有千秋。省级以上刊物发稿接连不断，省级获奖屡见不鲜。菏泽地区文学创作的势头在全省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时过三十多年，文学同仁至今还在称道菏泽文学创作的“朱希江时代”。近年来，菏泽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新人辈出，持续向好，想必与那个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密切相关。这应当是朱希江心中一道永远闪光的风景，也是菏泽文学人心中一抹永不褪色的记忆。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牡丹》文学杂志。在菏泽创办本土的文学刊物，为文学界营建自己的阵地，这是朱希江由衷的愿望。在牡丹之乡办文学专刊，他认为有一千条理由应该定名为“牡丹”。当他费尽周折拿回批文以后，刊名让谁题写的问题，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是朱希江深谋远虑，提出了让中国作协老主席、著名作家茅盾题名的建议。他多次进京，通过郓城籍老作家、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岳野的关系，终于求得了茅公的墨宝。茅盾题写的“牡丹”二字典雅秀丽，端庄大方，就像牡丹花一样漂亮。这让菏泽的《牡丹》文学杂志，从一诞生就携带着华贵和吉祥，盛装出台，香冠群芳。茅公题字这段佳话，也成了文学圈常说常新的菏泽故事。

朱希江担纲《牡丹》文学编辑部长达十余年，他把这个文学刊物视为亲生，百般呵护，最注重的就是编辑队伍建设和文学精品打造。除了选用有经验的编辑人员之外，又陆续从山东大学这样的名校挑选了一部分品学兼优的文科毕业生，形成了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为主的精英团队。朱希江组建的这支编辑队伍实力强劲，藏龙卧虎。后来有三四位优秀的年轻人，带着文学情怀和山大人的浩然之气，从这里走出来，走上了县长、县委书记、省级党报总编辑的岗位上，走到了县级、厅级的职务上。

《牡丹》文学十分注重发表本土作家作品，为菏泽作家打造提升内功的平台。菏泽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处女作大都是在这里推出的。可以说，《牡丹》文学是成就菏泽作家的第一块基石，在培育英才、打造精品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牡丹》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一直是朱希江生前念兹在兹的一个心结。数十年来，一茬又一茬的编辑团队精耕细作，筚路蓝缕，把这个土生土长的文学期刊打造成了菏泽文学界的伊甸园。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人文历史。在菏泽工作30年，他走遍了菏泽的山山水水，饱览了菏泽的风物景点。他为菏泽丰厚的文化底蕴而振奋，也为菏泽秀美的自然风光而赞叹。“歌诗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事而作”，富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朱希江，数十年如一日，饱蘸激情和汗水，抒写菏泽的历史文物和自然风光，下笔所至，几乎都是菏泽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九曲黄河从这里流过，波浪翻滚，奔腾不息。经过治理的黄河由害变利，滋养百姓。他为此引吭高歌，用雄浑的诗句，写下了《黄河岸边的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鲁西南平原，吹熟了黄河滩区的庄稼，吹满了农家小院的粮仓，吹鼓了老百姓的腰包。他为此次欣鼓舞，妙笔生花，用优美的散文，写下了《柳絮儿》《春满牡丹乡》。牡丹是菏泽市的名片，牡丹花会是菏泽人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谷雨三朝看牡丹，荟萃了许多奇绝美妙的牡丹故事。他对此心领神会，每每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持，用神来之笔，写下了亦真亦幻的《牡丹仙子》。郓城是水浒故事的发源地，是水浒英雄的故乡。梁山一百零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黄泥冈七星小聚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名扬天下的水浒传奇，为菏泽这块古老的土地注入了英雄本色，点染了豪杰气派。在高唐古县长大的朱希江，对水浒故事情有独钟，对水浒英雄敬佩有加。他用如椽大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水浒英雄谱》，撰写了上下集的《水浒外传》，为水浒英雄和英雄的故乡树碑立传，壮声助威。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牡丹花。徜徉在菏泽的岁月里，他从万顷花海中吟唱着诗歌步入文坛。年年与牡丹花相依相伴，耳鬓厮磨，牡丹的丰姿早已融入到生活里，牡丹的芳香早已浸透到骨子里。于是乎，他把写诗、写散文的创作经验与绘画创作相融合，用写诗写散文的手，精心描摹牡丹。因为他善将诗文意象融入丹青，不拘泥于对客观物象机械地复原，而是灌注作者的主观审美追求和审美情趣，故而其小写意牡丹独辟蹊径，一反浓艳媚俗之风，巧夺天资天籁之趣，灵动飘逸，端

庄典雅，独标高格，雅俗共赏。朱希江先生毕竟是作家本色，他的画原本就是纯粹的文人画。之所以超凡脱俗，主要得益于数十年浸淫牡丹之乡，反复体察揣摩，对牡丹早已烂熟于心，成竹在胸。境由心造，画由心生，此之谓也。“悟到万物造化处，便遣春风入画屏”“留住花乡好光景，雍容半散是天机”，朱希江当年题牡丹的诗句，早已道出个中三昧。

朱希江先生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菏泽。他在这里安家立业，娶妻生子，他在这里吃喝拉撒住行睡，他在这里柴米油盐酱醋茶。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就嫁在了菏泽，与菏泽人结成了亲家，更是亲如一家。他的晚年，特别是生命的最后几年，就一直住在菏泽的女儿家里，尽享菏泽的阳光，呼吸菏泽的空气，触摸菏泽的牡丹，亲近菏泽的朋友。

朱希江始终不渝地爱菏泽，菏泽人更是发自内心地爱他。2010年5月，菏泽人把已经离开20年的老朋友请回来，在菏泽美术馆举办了“朱希江牡丹书画作品展”。菏泽各级领导大力支持，文学艺术界同仁踊跃参与，观者云集，好评如潮，引起一时轰动。由作家而华丽转身的朱希江，以画家身份出现在菏泽人面前，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又着着实实在在地火了一把。75岁的朱希江带着他心慕手追的“牡丹姑娘”，风风光光地走了一回娘家。

2018年是菏泽人奉送给朱希江的“大年”，这一年，朱希江连续两次在菏泽风光出场，精彩亮相。一次是5月份，菏泽市作协授予他首届文学突出贡献奖。另一次是12月份，菏泽市政府授予他首届牡丹文艺奖突出贡献奖。都是为了表彰他曾经为菏泽文学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83岁的朱希江手捧鲜花，激动地登上领奖台，用颤抖的声音倾吐了肺腑之言：“我离开菏泽已经28年了，菏泽人还记着我这个平平常常的人，还不忘我做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事，还给予我这样的荣誉和奖励，真让我感激万分。菏泽党政领导对文学工作的重视，菏泽文学界对我的厚爱，菏泽人的真诚和厚道，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菏泽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在菏泽工作生活了30年，值了！”这位文学老人眼含泪花，躬身长揖，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那一刻，菏泽人与这位外地人的心，又一次同频共振，交相呼应。

曹 风



花开盛世 李保珠 摄

怀念我的高外祖父

陈雨婷

2021年8月22日，对我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我和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一家5口人，驱车50多里路，前往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圈头村，探望爷爷的外祖父，爸爸的曾外祖父，我的高外祖父曾经住过的、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两次被敌人放火焚烧，又两次修复的老房子。

“到了，这就是你们姊妹仨一直盼望着要看的老老姥爷的家。”

人急车速，还不到半个时辰，我们就到了目的地。爸爸边说边将轿车停在一处老宅子大门口。我急不可耐地抢先从车上跳下来，一下子冲进了栅栏门敞开的百年老宅。

庭院里三棵高大的白杨树遮天蔽日。树下，用土坯和少量砖头垒起来

的低矮老屋：以其青苔满布的房屋，风侵雨蚀、凹凸不平的土墙，多处塌陷变形的屋顶，房檐残缺，棚草腐朽外露的沧桑，以及屋内四周墙壁上所张贴的字迹仍隐约可见、虫蛀发黄的报纸，尘埃厚积、写有“模范”“标兵”等字样的锦旗，都似乎在竞相向我讲述着它曾经的主人、当年的鲁西南游击大队大队长、我的高外祖父杨华，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召集一群群革命志士在这里聚集，宣讲革命道理，立下“黑暗就要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打败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爷爷也曾多次向我讲述，老老姥爷过去的院子很大，房子也很多，曾经作为八路军伤病员的临时治疗所，我的老老姥爷李奎连担任所长，她的女儿即我的老奶奶杨克林，则负责给伤

病员喂药、喂饭、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在这里藏过身、疗过伤、治过病、吃过饭、开过会的革命老前辈很多很多。尤其令人自豪的是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沈毓珂偕夫人化装成商人，自延安前来鲁西南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他首先和高外祖父接头，并在其家里居住下来。高外祖父听他讲话外地口音，怕其被人怀疑，便让他装扮成磨豆腐的哑巴，以防不测。另外，中组部副部长李斌、解放军二十兵团团长渐希山等，也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疗过伤、养过病。还有一批革命英雄豪杰，在此院曾组织、策划、实施了鲁西南著名的解元集徒手夺枪、孙寨突围、密送延安使者、化妆进城震慑国民党顽敌张奎生、深夜大陈歼等一个个惊险的战斗行动。电影

《平原游击队》里的大英雄李向阳，简直就是以高外祖父为原型拍摄的。

一股强烈的对革命先辈们的无比崇敬之情，再次让我深情注视着这座国宝级的革命老屋，尤其是那房门上面是醒目的6个隶书大字——杨华同志故居。心里一遍又一遍暗暗念叨：尊敬的高外祖父，您在天堂还好吗？您的五世玄外孙女为您骄傲。您老人家1905年出生，我2005年出生，相隔整整100年，您享年百岁去世时，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亲眼看一看您的音容笑貌。可您的一世英名、累累功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彪炳史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我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五百年征程上，作出一个新时代年轻人应该作出的贡献。

长河浪花

花间细诉

褚秀云

春光多么好
万物都长出了新的骨肉
行走在梨园
每个人都觉着自己是一粒种子
按捺不住
去破土，去发芽

都染上了丝绸的光泽

枝干更是两袖清风
用力向上生长
将温暖延伸
人们的目光被洗亮
把自己融入朴素的山色之中

梨花早已理好妆容
一朵比一朵精心
一团团，一簇簇
含苞吐蕊，如云似雪
没有一个空闲的枝头
就连路过的风

春天
每棵树都活成了千军万马
千万朵滚烫的锣鼓，铿锵有力
那些躁动不安的灵魂
全都被抚慰

清明祭

袁磊

这个世界那么好
是谁的功劳
是你的 是我的
还是携手的结果

他们种下的树
爱惜好
他们打理的山河

不能忘记的
是先辈流下的汗与血
守护好

有些故事
需要时常讲讲
让传承得延续
有着落

登金山感怀

苏成华

登临金山望眼开，为有层云排闼来。
烟笼古村听翠鸟，风起洙河吹轻排。
泰王避暑洞犹在，汉帝还乡宛可哀。
常忆刘邓枪声远，当年火种满目栽。
莫笑农家腊酒浑，绿染新居稚童乖。
喜看麟州又蝶变，共与春景入心怀。

